

五十八

淮南厲王

卒李離

董仲舒

義縱

淮南王安

卒汲黯

胡毋生

王溫舒

五十九衡山王

卒一鄭當時

六十二鄧都

楊僕

孫叔敖

申生

審成

滅宣

子產

轅固生

周陽田

杜周

公儀休

韓生

趙禹

石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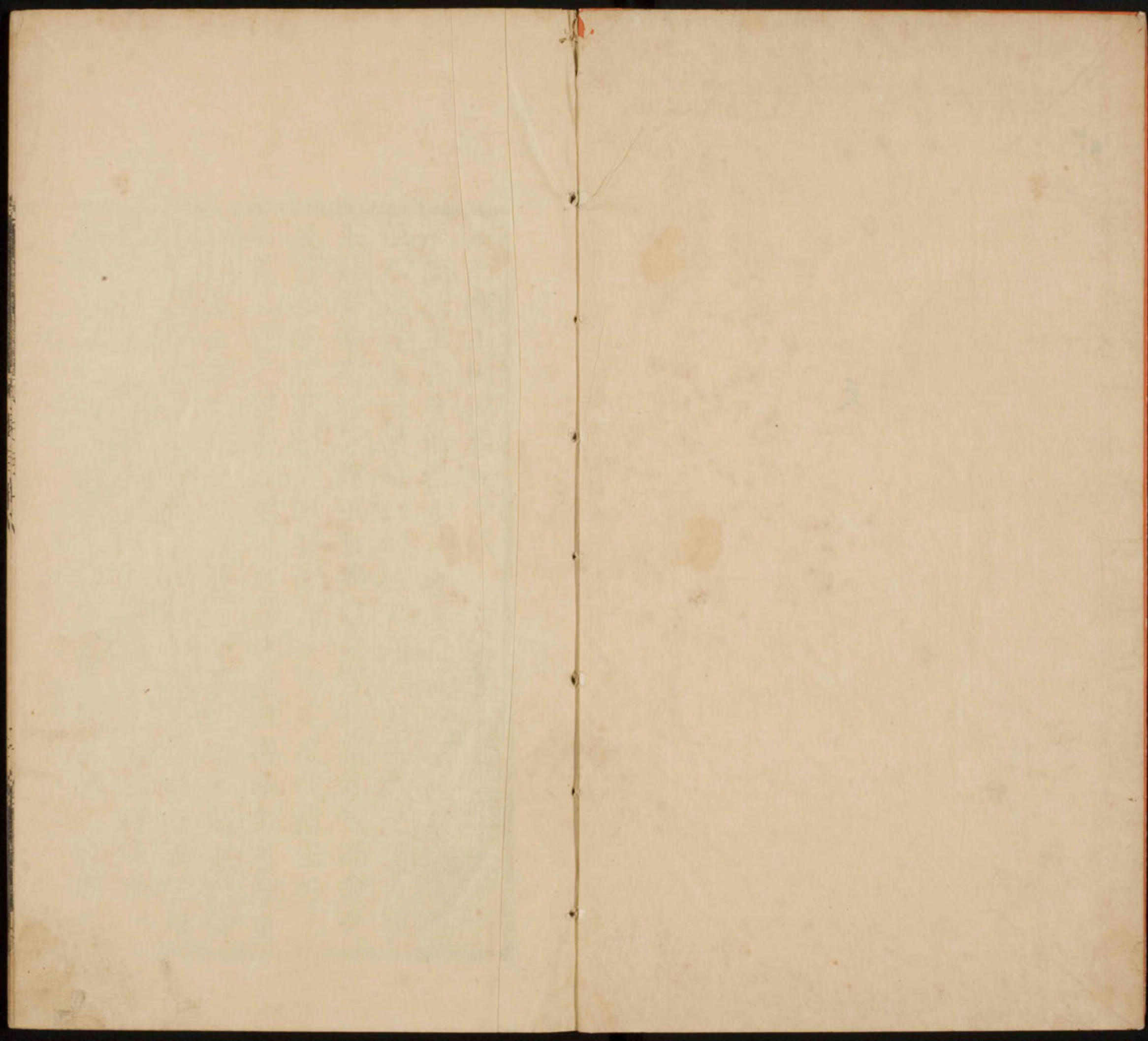
伏勝

張湯

史記

卷百十八之二十二

列傳五十八之六十二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漢書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

祖八年從東垣過趙正義曰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趙王獻之美人厲

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

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

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

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

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

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正義曰悔不

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

父世縣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母家縣謂父祖代居真定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

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廣

曰九江廬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

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

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

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

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

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推辟

陽侯索隱曰漢書作襄金椎推之案信令從者魏敬到

之正義曰到古鼎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

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

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

漢書下筆車也口聲
車人執行以載兵器

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

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

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

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

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

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馬

反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更多險

泉縣東北四十里漢谷口縣也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

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

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

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臺蓋

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扶祿大夫但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士五開章等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士五開章等云大夫但及仕五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者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竒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謚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更覺知使

淮南王傳

蘇康曰亡逃曰命王藏亡逃罪人以無罪者代之死

長安尉竒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忠謀殺以閉口索隱曰簡姓也音姦嚴助傳則作簡思字音亦同○正義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口也為棺槨衾葬之肥陵邑正義曰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謾吏曰不知安在索隱曰謾音慢慢誑也實葬名在肥水之上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

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思擅燔其書不以聞文類曰吏請召治思長不遣謾言曰思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

淮南王傳

嚴道叩郵

徐廣曰嚴道有中棘九折阪又有郵置郵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索隱曰縣有蠻夷曰

道嚴道有中來山有郵遣其子毋從居索隱曰案樂去也縣為築蓋家室皆稟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

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

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曰謂

也制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

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

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

獲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淮

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汝吾

胡曰輜車有封前此所經縣
傳黃取食至雍今乃發之
集覽言誠打於輜車之日
如霧露之速敵不親不自
之究明因而暴死

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色
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正義曰今此雍令發封以死聞
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
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
史以謝天下乃可索隱曰案劉氏云袁盎此言亦大過也上即令丞相御
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
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
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
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
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
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一尺布一斗粟猶尚不棄况於兄弟而更相逐乎

淮南王傳

堵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上聞之乃歎
春而共食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
曰堯舜放逐骨肉正義曰帝系云堯黃帝之後舜顓頊
堯舜竄之故放逐骨肉耳四凶者共工三苗周公殺管
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
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徐黃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謚
淮南王為厲王正義曰謚法云暴慢無親曰厲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
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索隱曰故城陽景王章子也上憐淮
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
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
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
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

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曲城侯姓議名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褻之及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

淮南王傳

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

子大王親高皇帝孫正義曰漢書云武帝以安屬為諸侯行仁義天下莫

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

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要畧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

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五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

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

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

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

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

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

淮南王有女陵彗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誦

長安徐廣曰謂旬侯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鄧

王書稱臣盡力故乘市○索隱曰鄧侯曰謂捕也孟康

曰謂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偵劉氏及包愷並音丑政

反服慶云偵者侯之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枚

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

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妃應劭曰王大后王謀為反

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

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開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

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

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妻致繫人廣

日一云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

雷被巧索隱曰索巧者謂善用劍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大

淮南王安傳

子索隱曰樂彥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後太子怒被恐此

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

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正義曰言屏斥

令後人不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

南正義曰雷被告章下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曰逮

南廷尉及河南共治之也南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

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索隱曰案樂彥云即就淮當是時

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

逮書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

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

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

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

無何
更曰自計度更無罷
胡曰市刑人於市與衆
之故殺之於市者謂之市
市景帝十九年改磔曰
棄市

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
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
尉宏即訊驗王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宏姓殺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
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
自度無何無何果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
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索隱曰律
若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壅遏應募者漢律所謂
廢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岐閣不行也音各詔弗
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五縣使
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
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
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

淮南王安傳

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
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妾妖言
索隱曰如淳曰道猶言路由長安來姚丞云道或作從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
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妾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漢書
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左吳等案輿地圖蘇林曰輿猶蓋載之意○索隱曰志
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宫車
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如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
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
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
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
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

亡國之秦五君合九十年

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
露露衣也王怒繫五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詐
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
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
于千世列位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
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
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
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
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
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紛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
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

淮南王安傳

疆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
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
曰汝西皇之使邪臣荅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
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
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
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
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
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
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正義曰括地志云東海中秦始皇遣徐
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於是百姓悲痛
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

振當作
振乎

化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
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
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
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
矣高皇帝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
也此所謂路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
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
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
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內鑄銷銅以為
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之載當中國

淮南王安傳

一紙

數十兩車國富民眾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
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廣
曰在梁陽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
下笑夫以吳越之眾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
時也方今大主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
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
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
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
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
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
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

胡曰言后不以為子太子
不以為兄

時所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
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
為子兄數如海曰不以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
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
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
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
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
荏芷索隱曰漢書作嚴正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
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
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
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

淮南王安傳

集覽重裝謂商賈裝
裝貨物重裝之義

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
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
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
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
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
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
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
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
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薏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
如淳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掛榆為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
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

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
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彼所善者黃義從大
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
有恩衆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
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
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
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度皇太
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
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
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
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

淮南王安傳

兵

毋我曰言男子出一言至死無
改言必反

類徐廣曰一作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
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
晏曰不成則死一計耳贊曰且吳何知反不知舉兵反
或有一言之云以死執之矣贊曰言吳王
知猶解也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如溥曰言
臯口而令漢今我令樓緩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
將得出之韋鼎曰淮南臣名先要成臯之口正義曰成臯故在
二周被下潁川兵塞環轅伊闕之道正義曰轅轅故在
四十里伊闕故關在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曰故
河南縣南十九里武關在商
州商洛縣東九十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
里春秋時闕文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
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正義曰即招山東之兵舉

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
 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
 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
 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
 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
 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
 適戍之眾錢鑿棘矜也徐廣曰大鑿謂之剗音五哀反或長錢乎○索隱曰劉氏錢音
 又錢鄒音錢鑿音廉吾裏反鑿音自各一反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
 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
 賦發閭左之戍正義曰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役之也父不寧子兄不復
 弟政苛刑峻天下敖然若焦索隱曰音消反民皆引領而望傾

淮南王安傳

曹曰徵事也幸亦幸之
福也徵事也切

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
 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
 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感動
 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
 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
 言不可徵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
 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
 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
 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應邵曰輕罪不至於免完其耐賢故曰耐字與
髮髮膚之意蘇林以為法度之子皆從寸後改如是耐
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薪白粲耐指任也
蘇林曰一歲為耐耐能任其罪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
刑已上為耐耐能任其罪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

傷為一詔款速書
幸臣
遠語一遠字唐李元

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曰又偽
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諸侯太子幸臣
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
即使辯武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
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
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
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蔡邕曰法冠楚冠也
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一名辨豸冠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
罪而西蘇林曰詐作罪人而西也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如淳曰發淮南
兵也○索隱曰崔浩曰一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
日猶一朝卒然無定時也丞相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常昭曰如蒙中發之

淮南王安傳

其甚曰求盜掌逐捕盜賊
意解在高祖紀

其甚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
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
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漢書音義曰卒衣也持羽檄從東方
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
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
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
守下雉之城徐廣曰在江夏黟案蘇林曰下雉縣名在江南結
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正義曰即彭蠡湖彊弩臨江而
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正義曰江都揚州也南
通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
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

平其自利不殊重口殊純
也雖自利殺而身自不純

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囚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
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
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
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
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
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
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即詐
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
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
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
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

淮南王傳

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
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
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徐廣曰詣都座
○索隱曰案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
肄習也音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
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
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
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
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
上及比者徐廣曰比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
教當皆免削削爵為士伍母得官為吏其非吏他贖死

臣無將在
教張通傳

胡曰雅素之雅辭素來
言諾也

三十一之

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

子之道母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

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廣

日即位兄四十二年元符元年十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

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

首為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徐廣曰又

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衡山王賜王后乘舒正義曰衡山王后名也生子三人長男爽為

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

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

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赤心結賓客以

淮南王安傳

師古曰榜音軟擊之聲
之令其自服死罪

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

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

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

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

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

自謂徐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為置之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

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豫作計校

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

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

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

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

師古曰為大取奇而歸

家下家

曾曰亦心實善念但此事計頃極之

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
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
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
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漢書音義曰傳母屬王疑太子使
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
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
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
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滌之欲并廢
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
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
股求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

衡山王傳

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
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
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宫中
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
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
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
輜車鏃矢徐廣曰輜車戰車也音扶前反○索隱曰救漢書作故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民之法也
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
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
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
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

朝兵車之標車也

假母能母
也曰父之
旁事也

昆弟語古曰為相親愛
之一言

稱捕

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
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
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
索隱曰羸音盈人姓名也言孝作輜車鏃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
白羸至長安未及上書吏稱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
白羸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
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
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
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
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
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赦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

衡山王傳

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

索隱曰按漢書表司

馬安也

大行息

索隱曰案漢書表李息

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

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
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
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
太子爽王告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
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
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
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
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

言

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僞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

淮南多橫

舉事非正

天子寬仁

其過不更

朝車致禍

斗粟成詠

王安好學

女陵作誦

兄弟不和

傾國殞命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八

漢書循吏傳載文翁王成黃霸朱邑京兆尹百信臣六人不載孫叔敖等五人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一十九

索隱曰謂本之法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正義曰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赭衣冠白冠後來吊曰有

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歟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楚之處士也

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楚相施教導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變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

周學紀聞文託尚史得孫叔故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身令身子文之爭相類是是一事

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索隱曰庫音下也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相索隱曰相門限也音口李反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

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皇覽曰孫叔陵故城中白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地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曰按有管晏列傳其國僑在管晏之下不宜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索隱曰摯入循吏之篇

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摯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

產為相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

犁畔二年市不豫賈索隱曰賈音價謂臨時三年門不

夜關徐廣曰一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

讓畔故不犁

正義曰言士民無一尺方板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
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
安歸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家是也○
魯
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
人耕者穀未婦人換其佩珉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
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
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
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
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
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
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循吏傳

疾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
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
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
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
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
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過聽殺人自拘當死
儆官也
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
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
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
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

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

索隱曰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微故

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旬時是也

故使為理今過

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大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

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

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

奉職循理

為政之先

恤人體國

良史述焉

叔孫鄭產

自昔稱賢

拔葵一利

赦父非德

李離伏劍

為法而然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一十九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

文穎曰六國時

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

洗馬以莊見憚

索隱曰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已後莊皆云嚴

孝景帝

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

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

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

失火屋比延燒

索隱曰比音鼻

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

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

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

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

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
 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如淳曰律太守都尉
 卒史書佐各十人今摠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及其治
 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
 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
 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
 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
 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
 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
 主之顏色常慕傳拍袁盎之為人也應劭曰傳拍梁人
 為孝王將素伉直
 ○索隱曰傳音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曰一
 付人姓拍名書見名乘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

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
 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
 張晏曰所言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
 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
 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索隱曰戇愚也音陟降反羣臣或
 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
 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
 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病滿賜
 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者官不視事○索隱曰音所魚反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

昭曰云猶
 言如此如此
 又君其詞
 耳

無以踰人索隱曰踰音度案漢
 書作齋齋猶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
 告徐廣曰最
 一作其也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
 不視事○索隱曰音所魚反

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者官不視事○索隱曰音所魚反

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貫育亦不能奪之矣上
 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
 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音側謂味邊也丞相弘燕見
 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
 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
 為正卿上不能褻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
 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拆就
 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如淳曰公以此無種
 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

及黯傳

唯不難

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
 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
 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
 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
 湯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曰讞音魚列反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
 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索隱
 禮音丁反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
 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
 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
 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
 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

通鑑註曰食蒙謂物非
蒙之數而去之振落謂不
棄將落振而墮之皆言
其易也

漢書注積薪之言出曾
子師古曰言其鄙信也故
云不可無字也

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
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
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
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罪至如說丞
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
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
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
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專用
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
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
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

以黯傳

五

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贖馬索隱曰贖音
時夜反贖餘也音勢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
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
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
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
百餘人黯請問見高門如淳曰黃圖未央
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
常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
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
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
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
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

吏繩以為闕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闕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

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

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

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

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符五

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其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

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

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

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

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

汲黯傳

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即今也顧淮陽吏

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

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

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

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

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

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

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

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

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七歲

而卒徐廣曰元鼎五年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

元符五銖錢

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
馬安文深巧善官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
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索隱曰案漢書作段宏始
事蓋侯信徐廣曰太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
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

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項籍

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
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
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危服虔曰梁孝王之弟聲聞梁
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
安諸郊如淳曰交道四通數也請賓客便費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索隱

鄭當時傳

曰置即驛馬謂於置著馬也

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

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
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
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
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
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
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
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索隱曰算謂竹器以言無銅漆也漢書作貝
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
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
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

鄭當時傳

鄭當時傳

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儻人。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儻人。儻人，蓋與生財利。如今方宜矣。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任儻也。瑣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曰：儻音即，就反。辜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儻人，取庸直也。或者其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連負也。辜較字亦作酷，推推者獨也。言國家獨推酷也。此云辜較亦多連負司馬安為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辜較也。多連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也。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

鄭當時傳

客益落。索隱曰：落落，零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太史公曰：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徐廣曰：邾，一作邳。○索隱曰：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黯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

河南矯制

自古稱賢

淮南卧理

天子伏焉

積薪興歎

伉直愈堅

鄭莊推士

天下翕然

交道勢利

翟公愴旃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百二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百二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

索隱曰案謂學者課功著至於廣

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

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

閱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

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

索隱曰後之記者楚杞莒匡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

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

正義曰姚承云儒謂博士為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正義曰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推頌各得其所也

說則孔子歷聘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

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

曰錄一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作經

傳卿相索隱曰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

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案仲尼弟

路死於衛時子張居陳正義曰澹臺子羽居楚今蘇州

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正義曰澹臺子羽居楚今蘇州

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正義曰子貢終於齊正義

日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

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

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

獨不廢也於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

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

士正義曰瀕云今新豐縣溫陽之處號愍儒鄉溫陽西

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相傳以秦坑儒

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入乃密種瓜

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

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

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

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

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射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

戊音丁革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

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

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

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

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
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
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
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
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曰頽云陳豨盧縮韓
也詩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
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曰言孝文稍然孝文帝本
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
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
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
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陪常昭曰培申公名音

儒林傳

扶九反○索隱曰鄭音晉來反於齊則轅固生正義曰申轅姓培固於
燕則韓太傅索隱曰韓嬰也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曰按
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
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言易自菑川田生言
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索隱曰毋音無胡於趙自董仲
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繼黃老刑名百家
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
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
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弊滯乃請曰丞相御史
言正義曰自此已下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
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

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
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
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漢書曰官博士平等議曰聞三表孔臧也
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正義曰校教也殷曰序正義曰序
舒禮教言詳審經典周曰庠正義曰庠詳也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
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
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
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
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
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

儒林傳

用學紀開十二兵升南為漢書刊誤補遺宋文公各書曰劉氏所創句項羽傳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儒林傳
出入不悖所開皆與史記合

博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音時兩
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索隱曰
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諸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
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
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
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
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
厚索隱曰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
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以文學
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
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正義曰補左右內史後大
改為左馮翊右扶風

欽

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

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

掌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

二百石次郡國備貢請著功令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

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

于魯南宮

索隱曰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宮在

兖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鄭云伴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壁雍呂太后時申

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

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

子郢俱卒學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

徐廣曰楚

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戊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郢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戊

儒林傳

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

徐廣曰腐

申公取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

獨王命召之乃往

徐廣曰魯恭王也

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

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

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

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廼上書宿衛上累遷

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

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

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

弟子二人乘軺傳從徐廣曰馬車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

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

洋

洋

胡曰漢制郡國皆立師
於京師中少嘗人故舍
魯師

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
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
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
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
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
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傅生忠周霸至膠西
忠生武及安國文國為博士臨淮太守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
至長沙內史索隱曰繆音士救反繆氏出蘭陵一徐偃
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為膠東內
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
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儒林傳

呼曰碭
梁而之
縣音唐
大音宕

閔漢書 作 賈

嘗曰馬所有毒食之其毒殺
人幸得無食言湯武為桀是
背桀殺桀故以為喻也

名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
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
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
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
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弊必加於首履
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
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
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
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
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盛
多渴死殺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氣為毒也

敬

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
 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曰服虔
也穿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太后怒曰安
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得司空城旦書乎
徐黃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乃使固入圜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
 假固利兵下圜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
 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
 河王太傅徐黃曰哀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
 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
 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徐黃曰薛側目而視固
 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

儒林傳

側目而視
曰陳博

信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
 山王太傅徐黃曰憲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
 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索
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
 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
勝伏氏碑云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
 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
 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
 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

嗚呼都九黎之養老
烹煨者之貧無資用
故供諸養之烹煨

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
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
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
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
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灼烹為養案有廡養交廡掌馬養造食也及時時
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
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秦讞掾以古法議
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
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
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
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九年

儒林傳

官本朝

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
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
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
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
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

是矣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皆於壁室數兩復出古訓復申臧問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

宿河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辭古篆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君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

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
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索隱

曰漢書作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

言善為容儀

嗚呼得儒
以智自
衛護

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尹滿意索隱曰公尹姓滿意名也桓生單次索隱曰單音善單姓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屬山陽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曰案商姓瞿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索隱曰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淳作瞿傳所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子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所音寒庇音必利反疵音自後反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

儒林傳

所古言新學蓋經見
曰弟子受業不必親見
伊衡

書謂若南門集本
火及開河水漲人願
是

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父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二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索隱曰案仲舒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曰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而未奏主

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

舒徐廣曰一作舒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

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

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

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

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

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

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

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漢書曰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

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禮記曰曲臺記右宮記九
注曰行禮射曲臺右宮作記
臺記漢書曰大射于曲臺
子射宮之西宮無大學於此
行禮也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
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毅忠徐廣曰一作毅
又作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
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
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
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

孔氏之衰

經書緒亂

言諸六學

始自炎漢

著令立官

四方拓腕

曲臺壞壁

書禮之冠

傳易言詩

雲蒸霧散

興化致理

鴻猷克贊

壞壁孔氏壁壞而伏
尚書出也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百二十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孔子', '孟子', '荀子', '韓非子', '李斯', '蒙恬', '王翦', '蒙恬', '李斯', '蒙恬', '王翦']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漢書列傳六十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導免苟免也

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

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索隱曰索隱論然姦偽云秦法密於疑脂

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道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

火揚沸索隱曰言本弊不除則其未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

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

圓漢書蕭義曰觚方也索隱曰應劭云觚八稜有觚者高祖一反觚之文破觚為圓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

斷離而為朴索隱曰應劭云則理為璞也晉灼云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韋昭曰在道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審成之屬

郅都者揚人也

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揚人○正義曰杜地志云故

揚城本秦時揚國漢揚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揚唐初改為洪縣北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郡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索隱曰案姬生趙王彭祖也野

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璣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瞞氏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癩病也○索隱曰荀悅音閉鄒氏劉氏音並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瞞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解脚戰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

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更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曰案中如字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富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泝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寧成者徐廣曰寧一作甯穰人也徐廣曰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

陪吏傳

唯曰操執持也東漢言其急也甚也淫物則易求操子高反

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東溼薪徐廣曰無此字聖案常語曰言急也。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若周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索隱曰數皆步之司馬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免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

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脫歸音他活反謂脫鐵缺也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冀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賈音食夜反冀賈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

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曰周陽故城在絳州聞縣東二十九里由以宗家

任為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也事孝文及景帝景

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

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

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

酷吏傳

周學紀聞之能吏用刑由傳手及類俱為收司馬文惠俱在二十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漢書作馬

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伎漢書音義曰堅伎也司馬安之文惡

漢書音義曰以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文法傷害人

日漢書作馮伏者軾○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

馮音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

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即申屠也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

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

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繫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曰音胎故繫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郿國在

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京都府史用廉為令史事

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

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書音義曰禹不持文法深刻

通卷十極知禹無害相注漢書音義曰文無害言一曰言勝也無能勝言言言言曰傷言無人能傷言之者言曰持言言或或

唯言傳出聞之符

意陶人謂之害政黃於文無害之者取其為人無害於行則可以為吏矣

漢書列傳十九有傳不載之
張湯傳杜漢書作杜陵
也古曰傳謂傳述也今之
述述則對之矣漢書受
高換其口辭之訊考問之
鞠窮之謂窮窮後之也論
報謂上論之而獲報訊
音信何傷曰傳亦述也若
傳遠則不當先言探治
矣傳者傳曰歸之方矣
書者盈題高作矣書教
字隸書時款文書隸書
用之故使俗呼為矣書

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
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

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

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

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

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

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

也○索隱曰常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爰并取鼠

惡故後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

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傳曰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

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父死後湯為長安吏

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

陽侯封為周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常昭曰為及出為侯大

與湯交偏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

害言太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

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

治陳皇后盡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

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

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

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

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

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

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

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

酷吏傳

謝與列及正其獄也

案漢書作擊也古曰有謂明書也擊歎訟案書於獄法擊念以為後後式也

細

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常昭曰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

浮也明察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

人也又云陽浮蒸為乾心內不合為沒也與長安富貴田甲魚翁叔之屬交

私徐廣曰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

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

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

○索隱曰使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

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章昭曰在板繫○正義曰按

所是著之為正獄以廷尉法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

謝徐廣曰應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正義曰

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責湯應

酷吏傳

明日漢官曰廷尉獄又于七深稱謂持文深刻致人於禍也

明日又深謂持文深意足備其竟足前不專平謂不專於持平也

臣不用愚昧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

蘇林曰主坐不用罪常釋聞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

原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其為

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

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

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

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

皆見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

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

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

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

湯

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五被上欲釋之湯爭
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闈爪牙臣乃交私
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
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廣
日元符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
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
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苛緡令正義曰緡音眠錢賈
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如婦
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賣人倍之若隱不
掩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令用鈔
築豪強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算百二十文也鉅豪
疆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
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天下事皆

酷吏傳

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
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
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
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
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
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
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
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
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
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
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

承

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
 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
 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曰障謂塞上要險
之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
 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懼湯之客田
 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及湯
 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
 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卻已而為御史中
 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
 愛史曾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
 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

酷吏傳

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
 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數訟鐵官
 事湯常拊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
 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
 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
官之別也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
 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
 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
 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如淳曰園在陵以送死丞相青
 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
 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

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

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曰朱買臣吳人也此時蘇州為會稽郡也

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

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

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

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

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

臣楚士正義曰周末越王勾踐滅吳楚滅王滅深怨常

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漢書

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誡體於湯湯數行丞

酷吏傳

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

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伐

君耳吾知湯陰事使使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

正義曰言湯與田信等為左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

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間上問湯曰吾

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

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

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湯

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

何不知分也君所治東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

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

曹曰以受簿次字一責之

史

業漢書下編 重古口
羸餘也

類曰古者為馬為貴為
牛為鄙

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
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
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
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
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
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
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
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
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
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
卒于家

酷吏傳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
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曰說文縱有姊姁索隱曰李
康音訓孟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
平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
郎漢書音義曰姁音照縱音義曰姁音照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曰案謂補上黨
治敢行少蘊籍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籍也
云為人無所避也縣無連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
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補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
號修成君其子名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
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
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年

漢書
卷之四
大綱反

聖曰極數在孔毅讓在子
刑律過當故以喻之

聖曰平氏杜衍二縣名

及受財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
物國除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
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
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
入關者漢書音義曰隸閱也號曰寧見孔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
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
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索寧氏盡破碎
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薨亡徐廣曰孔暴南陽
三姓大族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
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
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
賓客昆弟私入相親亦二百餘人縱一補鞠曰為死罪

酷吏傳

捕

孫孫

解脫

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挂
若二百人為解脫罪盡殺也

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

而栗猶民佐吏為治索隱曰案謂豪猾之人干是時趙

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

以鷹擊毛摯為治徐廣曰鷹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

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

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

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

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故郵

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索隱曰卒道多不
音七忽反道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噉之徐廣曰噉音衙至冬

聖曰取音趣

聖曰取音趣
聖曰取音趣

直指捕衣
使音也

孟康曰白
金銀也

劉原父曰
論次為報

周子紀周王三刑志志款刑
考為平矣能吏傳序貌
為因屬本舟之重王臨御傳
廣平也為道不拾遺可為白
所謂名然而實否也書法
悅而直

曾曰時曰謂不盡意捕
擊之回胡反

酷吏傳

揚可方受告緡常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
司主之謂緡緡出等人有緡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
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之也漢氏有告緡令揚
可使者索隱曰謂求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
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揚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緡捕為
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曰格音閣
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推少時椎埋為姦徐廣曰推
之或謂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
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
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
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首罪弗法即有避
因其事吏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

其願不得失之旁亦道
承以律書也

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
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
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
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
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
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
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
國梨來索隱曰梨音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今冬月
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
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徒諸名禍猾吏
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曰案漢書作徒請召捕禍
吏服虔曰徒但也指惡也應劭曰捕疑也取吏好捕疑

明藏讀曰
賦
子可之謂
之得可

義早任在在

不強重言不實也如不
石之為也

人作禍敗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徐廣曰一關中揚
者而使之云麻成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
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曰在音仕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

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

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

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

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

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

氏出錢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

酷吏傳

敢擊漢書下敢擊呼口
果敢傳擊而行其治也

漢書溫舒後為中尉以
至家累子全溫舒傳

義曰節受錢器古以
今以竹桿以此器受投書

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

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

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為庶人○索隱曰

兎為庶人病死居父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

惛惛不辯索隱曰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

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萬略吏苛察盜賊惡

少年投銘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索

反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古村落字亦作

隱曰伯音阡陌格音村落以效司姦盜賊溫舒為人調

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

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為大

雖

萬下方

呼言溫舒
惛惛不辯
必其酷暴

帝漢書

晉書曰天子意也

晉書曰天子意也

晉書曰天子意也

豪音重○索隱曰索重猶重灸之謂下戶其治中尉
 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
 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
 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
 鼎六年出會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
 稽破東越會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
 方欲作通天臺正義曰漢書元封二年二輔舊而未有
 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
 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後為右輔行
 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曰詔徵豪吏
 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負騎錢他姦利
 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

酷吏傳

漢書後載至陽壽

正義曰書事將其已亡

而云歸家葬

漢書郡守以下至縣法

馬在減宜傳末

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二族而王温舒罪至同
 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
 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
 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歛恐
 自温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
 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
 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殺中徐廣曰殺亦作服杜少齊有
 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泥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
 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
 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
 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

記下范

以與擊所古曰以與與
法而討擊也

行

漢書下成宣

然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
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
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
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
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
沈沒也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
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
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
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徐廣曰詐為虛
減宣者揚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
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厩丞正義曰百官

酷吏傳

其治不與平義曰謂御碑

官有大厩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
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
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
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攔其手自部署縣
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
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
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亡藏
上林中宣使郡令正義曰今岐州岐格殺信吏卒格信
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
杜周任用杜周者正義曰杜氏南陽杜衍人索隱曰義
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

漢列

怨不終

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文類曰邊卒多亡也或曰所

論殺甚眾奏事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

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

至骨。索隱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

善候伺上所欲擠摺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以繫待問

而微見其寬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

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

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

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

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

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一歲至千餘章章大

明日章者諸獄告劾之書上廷尉者

酷吏傳

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

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

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十有餘歲而

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索隱曰案大抵猶大也以上廷

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

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

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

大夫四年卒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温

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又任事

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大史公曰自邳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邳

酷吏傳與抵同抵歸之詆詆

里

天

石

據項言以銘載人項而殺之

都伉直引是詐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
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
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漫以
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贖何暇論繩墨之外乎
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汚者足以為戒徐
日一本無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
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
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滅徐廣曰一
隱曰推音直追反成作威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
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水衡閹奉扑擊
翊殷周蝮螫索隱曰蝮音蝮螫音至
寘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酷吏傳

索隱述贊曰

太上失德

法令滋起

破觚為圓

禁暴不止

姦偽斯熾

慘酷爰始

乳獸揚威

倉鷹側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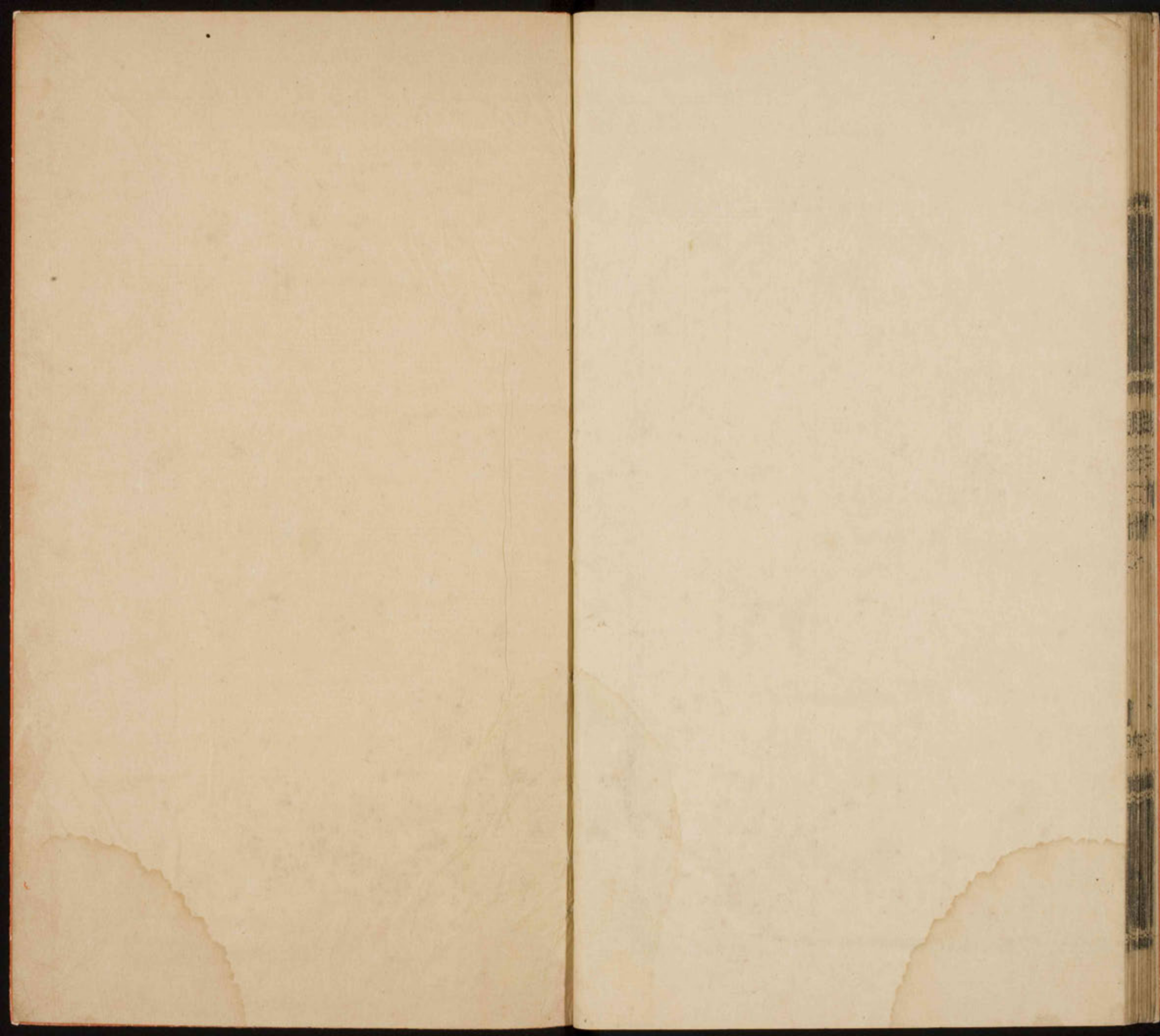
舞文巧詆

懷生可恃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百二十二





110X
557
3